

谐 钟

● 中 国 古 代 笔 记 小 品 丛 书 ● 「清」沈 起 凤



364
2

出 版 社

中国古代笔记小品丛书

清 沈起凤 刘颖慧注

谐
经

陕西人民出版社

06

44. 5364
741.2

(陕) 新登字 001 号

中国古代笔记小品丛书

谐 铎

〔清〕 沈起凤 著

刘颖慧 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汉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2 插页 176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24-04569-1/I · 983

定价：10.00 元

序

在百花盛开的文学园地里，我特别喜欢散文。从先秦诸子到当代名家，美如珠玉的散文层出不穷，散文大家代有其人，充分显示了民族文化的魅力。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到行文如流水般的苏轼；从哀哀陈情的李密，到击鼓骂曹的祢衡，这些人的文章，多少人拍案叫绝，多少人叹为观止。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散文读者。记忆所及，散文的选集及个人的散文集的出版也一直常出常新。从《左传》《战国策》《公孙龙子》及《文选》《世说新语》《古文观止》到各名家选集，历来是人们阅读、收藏的佳品。

今天，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两朵不太出名的小花，它清新美丽，生气勃勃，虽不为人注意，但却默默地散发出奇香。这就是明清之际的笔记小品。

明代的小品文以晚明时期为代表，它是公安派、竟陵派文学运动的直接产物。万历以来，权阉当道，文人屡遭党锢之祸，不愿与魏忠贤等同流合污的人便归隐园林，寄情山水，写出了不少优美的山水游记。这些文章不能全视为逃脱现实的生活记录、心理感受，美不胜收的山水文章背后是对当局者黑暗统治

的控诉。这些小品文以“独抒性灵”、真情流露为宗旨，其共同特点是篇幅不长，结构随意，文笔轻灵。一般人认为它发端于苏轼，实际上它是魏晋以来抒情散文的继续和发展。“小品”一词本佛家用语，指佛经的简本，直到晚明才特指轻灵活泼的抒情短文，它不仅有日记、游记，也包括题跋、尺牍、短论等。

明代小品文的大家以“三袁”为代表，尤以袁中郎声名最著。他的名篇《徐文长传》脍炙人口，其《袁中郎全集》影响很大。值得特别称道的还有晚明最后一位散文大家张岱。他一生不做官，明亡后入山著书，历尽艰苦，却高节不改。他的《陶庵梦忆》（张岱字陶庵）《西湖梦寻》篇幅都不大，虽是忆旧之文，但那种对祖国对家乡的爱，对美好人生的情，都在短短的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西湖七月半》与《湖心亭赏雪》，宛如一幅幅美丽的西湖风景画。唐王维人评其“诗中有画”，明张岱文中有画，岂不更上一层楼。

清代中期，继承我国传统，以简朴的文字记述异闻逸事的白话笔记体短篇小说又异军突起。它虽不如描写虚构故事的传奇体（如《聊斋志异》）那样深入人心，但也广为流传，受到人们的关注，其最杰出者当属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袁枚的《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共二十四卷五种，即《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约1000则故事。由于纪昀担任过《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加之他学识广博，才思敏捷，文笔优美，所以即便其思想倾向正统，其书却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袁枚是乾隆时的“江右三大家”（另二家为蒋士铨、赵翼）之一，主张“性灵”，主张出新，其笔记小说《子不语》是清代笔记小说中的佼佼者。《子不语》原名《新齐谐》，后听说重名

而改今名。《论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袁氏以此为名，表明他所记，正是孔子所“不语”者。《子不语》共二十四卷，又有《续子不语》十卷，共约故事 1000 则。该书以记录奇闻异事等传说为主，无明确的思想倾向。全书滑稽幽默，亦嘲亦讽，可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是本书的特点。大概讽刺嘲弄是当时知识分子唯一可用的武器吧！

明代的小品文与清代的笔记小说虽风格不同，但至今都仍有不少方面可供借鉴。当然由于时代原因，书中那些荒诞不经的鬼怪，因果报应的宣传，以及对男女关系的随意渲染和部分封建迷信内容的充斥，是应予批判的，我们在节选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仍嫌不足，提出供读者甄别吧！

记得前年造访张洁大姐，她请我去虎坊桥晋阳饭庄吃便饭。过去，我只知道这是原北京市彭真同志喜欢待客的地方。这次听张大姐介绍，方知此地乃纪昀阅微草堂原址，至今饭庄内还保留着部分阅微草堂的原貌。听后不由肃然起敬，遥想当年大学士等人在此品茗论文，吟诗做画的情景，顿感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我社《中国古代笔记小品丛书》即将付梓之际，特撰短文做一介绍，供读者参考。浅陋之处，还望方家正之。

周鹏飞

1997 年 8 月 26 日于西安逍遙斋

前　　言

笔记小说作为一种著述体制，发展至清初时，已经蔚为壮观了。沈起凤先生的《谐铎》，便是这一时期比较优秀，且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沈起凤先生字桐威，号蓑渔、红心词客，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他生于乾隆六年（1741），28岁中举，后应礼部试，却五荐不售，年未四十，便绝意科举，以著书、授徒为业。卒年不详。

先生一生多才多艺，古文、诗词、戏曲等皆知名于当时。他“文清奇浓淡，不名一家”，不但对诗词深有研习，“且好谱乐府，所制传奇五十余种，大江南北，非先生传奇不演”。据说，乾隆皇帝两次下江南，官绅所献之新戏，多出自沈起凤先生手笔。只是这些作品留传下来的不多，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除《谐铎》外，只有《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四部传奇，以及《红心词》等很少的一部分了。

虽然在传奇、诗词方面名噪当时，但这皆非先生本意。先生一生湛研儒术，旧曾著《十三经管见》《人鹄》诸书，然而均未印行。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当世固多贤智之士，而愚不肖者亦不乏，吾作腐儒讲学，恐听古乐者倦而思卧矣。”惟《谐铎》一书，先生呕心沥血，将它付梓传世，且多为时人称道。先生为此书取名《谐铎》，意在“以晋人清谈，说宋儒妙理，谐其口

而铎其心”，令那些闻古乐则思卧者耳目为之一新，于诙谐中间接地起到谲谏、劝戒的目的。

《谐铎》一书印行之后，颇为时人称道。评论家认为此书“《聊斋》以外，罕有匹者”。蒋瑞藻先生《小说枝谈》则评论道：“《谐铎》一书，风行海内。其中记载，颇多征实，非近代稗官，徒以驾虚张诞，眩人耳目者可比。”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明清志怪小说时，也曾举到《谐译》，说它深受《聊斋》影响。

《谐铎》之所以能久为人所称道，多因其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已炉火纯青，臻于完美。作者继承和发展了《聊斋》中虚幻性与真实性相结合的浪漫主义手法，堪称《聊斋》之外，清初笔记小说之典范。

首先，作品中的形象、环境、情节大多突破常规，呈现荒诞离奇之态。“蜃楼海市，景现须臾，牛鬼蛇神，情生万端”是对其内容的准确概括。其突破常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打破了人与非人的界限。人可以化鹤、化虎、变鱼、变蚕，且一切动物飞禽都可变作美女、秀士、老妪、智叟，或具有人的思想行为，与人类产生一系列离奇故事。例如《雉媒》将桑树变为夫人，将鸟雀变为美女。又将老叟化为美少年，演绎出一则缠绵的爱情故事；第二，打破了生与死的界限。生者与死者可以见面，阳世与阴间可以往来。如《鬼妇持家》中前妻已死多年，却能重返阳世，相夫教子，而后妻却因刁悍而被送到阴间，由公公婆婆训导；第三，打破时空的局限和逻辑顺序。人可以上天、入地、下海，九州方圆，四极八荒，无不顷刻即至而兴趣盎然。在时间的处理上，不同时代的人物甚至可以会聚一堂。例如《奇女雪怨》中死去多年的女子可以随时

和生前恋人见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奇思遐想，赋予《谐铎》以志怪小说特有的虚幻离奇，使它在审美角度上，颇富艺术情趣。因为它不但丰富了故事的内涵，而且加强了情节的生动性。

但是，这些虚幻性是与作品的真实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作者借助虚幻的故事和离奇的场景、情节，反映的均是当时真实的社会现象。《谐铎》中的神仙鬼怪，往往无一例外都具有世俗人的情感，追求人类生活。他们结亲生子、报恩复仇、多愁善感，和常人并无不同。只是在一些细节或特殊场合，方显其灵异特征。掩卷回味，浓浓的人情味扑面而来。正如鲁迅先生评价这类志怪小说时所说：“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蔼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鲁迅全集》第九卷）例如《鲛奴》一文所讲的鲛人泣泪成珠的传说，虽然曾早见于张华的《博物志》。而作者却在此传说的基础上，把鲛人写成具有真实情感的诚实人形象，在他的“泪珠”帮助下，他的主人同万珠女结成良缘。故事生动奇幻，纯真动人。尤值提及的是，鲛人说自己泣泪“由衷而发”，是出于真实感情，不像世人啻笑以假面骗人。此种讽世之意，作者顺手拈来，使作品妙趣横生。

《谐铎》的真实性还在于其题材的社会性。书中一百多篇文章，综合起来主要有四大题材：一、讼狱；二、婚姻；三、科举（抨击科举弊端）；四、道德（宣扬孝、悌、贞、义）。这些题材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频繁的社会动乱，统治者的穷凶极恶，人民群众承受巨大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多都在《谐铎》一书中得到了直接或曲折的反映。这是其思想上走向成熟的重要特征。

最值提及的是，体现作品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作品中幽默讽刺触处皆是，无论是入木三分的形容，烛幽发隐的揭露，精警透辟的譬喻，充满智慧的隽语，还有嬉笑怒骂，揶揄嘲讽，在文章中似是信手拈来，令人嗤笑，叫人捧腹，引人沉思。乞丐为了求得富人的施舍，自然需要极尽低三下四，奉迎献媚之能事，此乃人之常情，可是《贫儿学谄》中的小乞丐张禄却偏要伏在权贵严嵩的屋檐上来学谄，虽然险些丢了性命，却因一番巧言，博得严相同感，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学得一手谄媚绝招，成为乞儿中之佼佼者。先生这篇故事写得逼真自然，无一丝荒诞不经，嘲讽味道。但细细读来，却是颇多回味。原来，奸相严嵩和他的假儿义子们趋炎附势，媚态丛生的丑行与贫儿之乞并无二致。如此绝妙的讽刺，不禁令人拍案叫绝！再如《泄气生员》一文，讲一个姓夏名器通的秀才应试，文章写得狗屁不通，却莫名其妙地中了状元。众秀才颇为不解。一年后谜底揭开，原来学使临行前去辞别尚书，问尚书有无心属之士，正值尚书下气偶泄，对学使说：“无他，下气通耳！”学使以为“夏器通”必尚书之心腹人，阅卷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为夏秀才冠了一军。多年后，学使任期已满，回京稟明尚书，方知此“下气通”非“夏器通”。这则笑话虽说夸张，却将科举考场上舞弊官员的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

但是，任何人都不免要受到时代的局限，所谓“有裨人心，不愧名教”，一心要“发菩提之心而度世，运广长舌以指迷”的沈起凤先生，亦不能超越封建伦理的规范。所以，在《谐铎》中，宗教的烙印几乎无所不在。文士清谈、卖弄典故之处也颇多，此乃清初文坛风气，亦无可非议。特别是崇信神鬼的迷信思想、宿命思想以及因果报应思想、消极避世思想在书中出现较多。书

中多处讲到业报冥婚、冥报之事，例如《生吊》一文，讲一商人杀死一女子，自知无人知晓，却无法逃过阎王的惩罚，果然于某日死去：这种借助鬼神和阴曹地府的力量以惩恶扬善的幻想，是作者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流露，但也反映了佛家明因果以寓教化的思想。另外，作品《梦里家园》等篇中慕仙、访仙、成仙和消极避世的思想以及人生如梦，享乐腐化，低极趣味，亦需要读者辨明良莠。

《谐铎》一书传世版本较多，本此注释，以作者在世时之创本，即乾隆辛亥（1791）年间藤华谢刻本为底本，并参照进步书《笔记小说大观》本，以及上海广存斋本，亦曾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乔雨舟先生的校点本。

注释过程中，对《免孕》《荆棘里》等语多淫秽或涉及宿命、享乐等内容的篇目予以删去，个别异文之处，择善而从，或径行改正，不作校记。凡注释，为免繁琐，以首次出现时注明，以后出现多不复再注。因本人才学浅陋，错漏之处尚祈行家斧正。

此次注释，自严冬，历酷暑，至清秋时节方告驻笔，此间蒙同事兼老师、省委党校卢鹰副教授予以多方具体指导，并于酷暑斗室中，坚持校阅全稿，在此特致谢意。

刘颖慧

1997年8月15日于西安

目 录

序	(1)
前言	(1)
卷一	
狐媚	(1)
虎痴	(4)
鸡谈	(6)
獭祭	(9)
蚁封	(11)
龟鉴	(13)
雉媒	(15)
卷二	
屏角相郎	(19)
笔头减寿	(22)
讨猫檄	(26)
祭蠹文	(28)
垂帘论曲	(29)
考牌逐腐鬼	(32)
妙画代良医	(34)

卷三			
穷士扶乩	(37)	讼师说讼	(96)
老面鬼	(44)	泥傀儡	(98)
遮眼神	(45)	石赑屃	(99)
烧录成名	(47)		
读书贻笑	(50)	卷六	
镜戏	(52)	上清宫除妖	(101)
帖嘲	(54)	森罗殿点鬼	(102)
一钱落职	(56)	苏三	(104)
两指题旌	(58)	葛九	(107)
卷四		奇女雪怨	(110)
酒戒	(61)	达士报恩	(113)
色戒	(64)	梦中梦	(115)
财戒	(67)	身外身	(118)
气戒	(69)	香粉地狱	(119)
侠妓教忠	(71)	面目轮回	(122)
雏伶尽孝	(73)	能诗贼	(125)
丐妇殉节	(75)	识字犬	(127)
营卒守义	(77)		
桃夭村	(79)	卷七	
卷五		有根女	(129)
恶伐	(83)	无气官	(130)
奇婚	(86)	鬼妇持家	(131)
泄气生员	(90)	鄙夫训世	(134)
换形乞丐	(92)	虫书	(136)
草鞋四相公	(94)	兽谱	(139)
		黑衣太仆	(141)
		巾帼幕宾	(143)
		蛟奴	(145)

犬婢	(148)	鬼嫖	(196)
卷八			神赌	(198)
棺中鬼手	(151)	梦里家园	(199)
镜里人心	(152)	命中姻眷	(202)
孟婆庄	(154)	臭桂	(203)
车前数典	(155)	祥鸦	(206)
骡后谈书	(157)	卷十一		
死嫁	(160)	老僧辨奸	(208)
生吊	(162)	青衣捕盗	(210)
术士驱蝇	(164)	正士驱邪	(212)
壮夫缚虎	(165)	恶客除淫	(213)
卷九			芙蓉城香姑子	(215)
嘲吴蒙	(167)	扫帚村钝秀才	(217)
赛齐妇	(170)	三杖惩奴	(219)
村姬毒舌	(172)	盗师	(221)
醮妇冰心	(173)	鬼婿	(223)
地师身后劫	(176)	病鬼延医	(225)
节母死时箴	(178)	卷十二		
顶上圆光	(180)	北里	(226)
眼前杀报	(183)	贫儿学谄	(227)
脑后淫魔	(185)	才士惩骄	(229)
卷十			卜将军庙灵签	(230)
道人神相	(187)	怕婆县令	(232)
和尚婆心	(188)	捣鬼夫人	(233)
蟪蛄郡	(190)	吕仙宝筏	(235)
蜣螂城	(194)	大士慈航	(237)
			奎垣真像	(239)
			天府贤书	(241)

卷一

狐 媚

平阳^①范氏废园^②，故多狐。有宁生者，性狷介^③，日淫^④于书。因暑月懊闷^⑤，假^⑥园亭以憩。友劝阻之。宁笑曰：“是何伤？狐所挟以媚人者二：贪淫者，媚以色；贪财者，媚以金。我两无所好，惟好架上书。媚术虽工，遇我亦不售^⑦矣。”友漫应而去。

饭后，卧北窗下，见女子从屏后出。宁知其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书，輒然^⑧曰：“名教^⑨中自有乐地。是儿独学寡闻，将为勤学死。”宁起叱曰：“骚野狐！曳尾遁耳^⑩，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⑪！我岂妄哉？汝果读书明理，当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为讥议？”宁曰：“凭城作祟，假虎树威，汝辈长技耳。祖德宗功安在哉？”女曰：“汝日读书，而不知大禹娶涂山之事？绥绥庞庞^⑫，昌都成室^⑬，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适文王遭羑里之囚^⑭，散宜生访先人于敝庐，脱青翰^⑮以解之。赫赫宗功，垂诸史册，子何未之深考？”宁曰：“是诚有之。但汝辈篝灯弄谲，卧塌宣淫，终非善类。”女曰：“死则正邱^⑯，大圣犹羡其仁；穴则知雨，汉儒尚钦其智。况有形九尾^⑰，德至乃来；《山海》^⑱名经，言之凿凿。汝诚读书而未得其解耳！”宁凝想久之，肃然致敬曰：“始吾以汝等不足齿之伦，今闻高论，

愿为书友。”女笑诺之。晨涂暝写，日共校讎^⑩。

偶坐荷亭点《周易》^⑪，女忽问曰：“《有天地》一章作何解？”宁曰：“上言‘离’者，‘丽’也。丽则男女交感，宜受之以‘咸’。而‘咸’不可言受，故复从天地说到夫妇之道，而受之以‘恒’。”女笑曰：“然而男女交感，圣人所讳言乎？”宁曰：“然！”女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何说也？”言毕，星眸斜睇，杏靥微红。

宁魂摇志夺，应声而答曰：“卿有意乎？请卜诸《易》。”女随手占得“未济”。宁曰：“‘未济’征凶，事不谐矣。”女曰：“小狐濡尾^⑫，虽不当位，刚柔应也，何害？”宁惑之，自此随同寝处。不半月，神疲气殆，渐不可支。友过而诘之，宁百方自讳。

入夜女来，宁以病告。女曰：“君著书辛苦，故日就羸瘠。文园^⑬善病，安知不因《封禅》^⑭一书？不然，茂陵姬^⑮且未聘，何由得消渴疾^⑯哉？”宁深以为然。遂摈弃丹铅，日与女团坐一室。

又匝月^⑰，病体益深，沉绵床褥。友复过之，宁渐吐其实。友叹曰：“君中媚人之上策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则爱弛；以金媚人者，金尽则交绝。惟阳窃君子之行，阴播小人之谲，择所好而投之；媚之术愈变，而媚之毒愈长矣！”宁漫然^⑱悔悟。友急唤舆人^⑲，星夜舁归于家，女亦遂绝。越半载，宁病瘵死^⑳。遣书散佚，后不可考。

锋曰：此朱门上客一面照心镜也。打破天下多少衣钵，亦是我辈大罪过处。

注 释

①平阳：府名。辖境在今山西临汾、洪桐、浮山一带，治所在今临汾西南。
②废园：荒废、弃置的园子。
③狷介：性格正直，洁身自好。

④淫：沉湎、迷惑。
⑤懊闷：烦闷。
⑥假：借。
⑦不售：没有市场。意思是说无法得逞。
⑧冁然：冁（chǎn），形容笑的样子。冁然，指笑容灿烂的样子。
⑨名教：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名教中自有乐地”语出《晋书·乐广传》乐广之语：“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⑩曳尾遁耳：夹着尾巴逃吧！
⑪田舍奴：农夫，以土地谋生的人。
⑫绥绥庞庞：绥绥，相随的样子。《诗经》云：“有狐绥绥。”庞庞，强壮、结实的样子。《诗经》云：“四牡庞庞。”绥绥庞庞是形容大禹与涂山在一起的样子。
⑬昌都成室：昌，兴盛、繁荣；成，建立、建成。
⑭羑里之囚：指传说中周文王被殷纣王囚于羑里一事。

⑮青翰：船名。因船上有鸟形刻饰，涂以青色，故名。
⑯邱：同“丘”，意指高大的坟墓。
⑰九尾：相传大禹所娶的涂山氏，是生有九条尾巴的白狐，曾助大禹建功立业。
⑱《山海》：即《山海经》，古代地理著作，作者不详。中有十四篇为战国人作，另有四篇则作于西汉初年。其内容多记山川形胜、奇谈异闻之事。
⑲讎：校勘整理。
⑳《周易》：即《易经》，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㉑濡尾：濡，形容词，柔顺貌。濡尾指尾巴柔顺、低垂之貌。
㉒文园：即司马相如，因其曾为孝文园令，故名。
㉓《封禅》：《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天子使者往求书，得相如特意留存之遗札，言封禅事，奏所忠。使者上奏其书，天子异之。
㉔茂陵姬：茂陵人之女，姓名不详。《西京杂记》卷三：“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㉕消渴病：糖尿病。
㉖匝月：满一个月。
㉗憚然：憚（jué），敬畏貌。这里指害怕的样子。
㉘舆人：车夫、轿夫。
㉙瘵死：瘵（zhài），病，多指痨病。